

乡村手工艺传承人保护与传统习俗延续

——以闽南永春漆篮为例

郭荣茂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春漆篮传统手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为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他们的生存现状、传承脉络、传承困境和漆篮传统习俗进行考察研究,分析传承人和漆篮习俗的断层问题,探索乡村手工艺传承人保护与传统习俗延续的关系。保护漆篮传统习俗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传承人,而保护传承人,就要通过多元的机制,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以此促进漆篮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

关键词:手工艺;传承人;习俗;漆篮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424(2018) 01-0034-09

DOI: 10.19576/j.issn.1008-5424.2018.01.006

Protection of the Village Handicraft Inheritor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ustom

——A Case Study on Yongchun Painting Basket in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Guo Rongm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City, Fujian Province, 361021)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example of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 for the handicraft of Yongchun painting basket, which is the provinci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province, and applying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makes investigation on their current existence situation, inheritance sequence and predica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custom of painting basket,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fracture in the inheritors and painting basket custom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village handicraft inheritors and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usto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custom of painting basket is to protect the inheritors,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aim,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heritors through diversified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stom of painting baskets.

Key words: handicraft; inheritor; custom; painting basket

永春漆篮是福建省特色民间传统竹漆工艺品,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属于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生产基地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龙水村,用于走亲访友、迎神祭祖、寿诞仪式和结婚等传统习俗中,产品大多销往闽南的城乡和东南亚地区。漆篮的原材料是竹子、桐油灰和生漆等,制作工艺相当烦琐,需要33道工序。漆篮生产有三大特点:一是用细如琴弦的竹丝编篮,显得轻便;二

是用桐油灰抹在竹篮的关键部位,显得坚固;三是用生漆漆篮,加上绘画、描金、堆雕等,显得华丽。如今从事漆篮生产工作的人员逐渐减少,漆篮手工艺传承面临危险,也使得漆篮的传统习俗的延续遇到挑战,迫切需要人们对传承人的保护加以重视。

一、文献回顾

传统手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对其保护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传

收稿日期: 2017-10-26

作者简介: 郭荣茂(1984—),男,福建永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

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的重点在于传承人的保护。“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①相关研究指出,“国家人口主管部门宣布,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相应地进入了老龄化时期。衰老与死亡是自然规律,现在已进入了传承人的衰亡高峰期”^②。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保护中尤其要注意加强传统手工艺教育,“加强民间美术的理论修养,在课堂中融进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地去感染学生,使之牢固地树立艺术设计民族化的观点”^③。面对机器工业生产的机遇与挑战,在长期的手工业发展过程中,新华村形成了以师徒传承机制为核心的生活教育模式^④。黄涛对温州龙舟竞渡习俗进行调研,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应按照传统面目保护该习俗^⑤。白晋湘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湘西苗族的抢狮习俗进行研究,分析它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时代特征和影响因素等^⑥。

1962年,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和民俗资料等四种。英国的文化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制走向私人化,借助私人及企业赞助,逐渐走上了合理的轨道。“都市再生”“文化产业”“观光业推动”等政策的出台促进了英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⑦。法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展了“文化普查”,对“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彻底的普查与登记。最早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还有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生活在美国的非洲裔、拉丁美洲裔和印第安后裔等有色人种群体^⑧。西方学者从文化社会学视角解读与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及其生活世界,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走向职

业化做了相关探索^⑨。胡秀梅、宣建华的研究指出,日本将传统习俗列为保护对象,并通过法律法规和民众参与的形式加强保护^⑩。

总的来说,国内对于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和传统习俗的研究呈现出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更加重视就问题本身谈如何加强保护,而缺乏从多元的角度考虑保护机制的构建。国外对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和传统习俗的保护研究侧重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进行探讨,并上升到立法和政策的高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延续,给予其他国家重要的启示,但缺乏微观的关注。本研究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保护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和延续相关传统习俗,以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保护机制或采取什么相关行动。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在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其传承人的保护和相关的习俗延续也会遇到挑战,传承人和习俗实践者往往都是普通人,他们会因此而感到困苦。这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特别是在市场和技艺结构性框架的双重挤压下,他们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困苦,需要我们具体分析。笔者拟从困苦社会学的视角对之进行探讨,力图揭示相关人员困苦的社会学原因及可能的行动方案。

1993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与22位学者合著的《世界的苦难》出版。1999年,建立在对广大社会疾苦民众大规模调查基础上的著作《世界之重: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的英文版出版,该书将社会下层人士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描述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反映他

① 徐艺乙,孙建君.柳宗悦其人其文——《民艺论》中译本前言[J].装饰,2001(4):66—69.

② 向云驹.陌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基础及价值定向[J].民族文学研究,2001(3):6—11.

③ 蒋啸镝.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国传统手工艺[J].装饰,2003(1):66—67.

④ 杨砚池,杨黎雀,杨熊端.生活教育——新华村手工技艺文化传承的桥梁[J].大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25—27.

⑤ 黄涛.温州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的传统仪式与保护策略[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23—26.

⑥ 白晋湘.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建构研究——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习俗为例[J].体育科学,2012(8):37—46.

⑦ MARTON A M.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lower Yangzi delta: Institutionalizing transactional networks [M]. GeoJourn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1999: 245—255.

⑧ MA L J C, FAN M. Urbanisation from Below: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China [J]. Urban Studies 1994, 31(10): 1625—1645.

⑨ PETTMAN R.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M]. New York: Sharpe Inc, 2000: 25—32.

⑩ 胡秀梅,宣建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在历史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日本为例[J].规划师,2005(3):16—24.

们的困苦及感受。布迪厄等人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深入了解那些普通人的生活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由此展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使命与担当——“描绘普通人的社会困苦,并通过社会学的分析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原因”^①。布迪厄等人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是从观察社会下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开始的,通过讲述普通个体的疾苦和苦难,展现研究者丰富的社会学感受力和想象力,揭示个人的生活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并试图以此超越传统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②。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也试图将个人苦难与宏观历史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建立关系,通过微观的经验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考察相结合彰显社会学的心智品性。他的观察也发现,“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难都是其难以掌控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③。众多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通过讲述个人的困苦能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结构建立关联,个人的困苦经验能够从“国家和市场的进退”、社会性的丧失过程中找到原因,揭示困苦产生的社会机制。而社会学家通过田野调查中的访谈和口述记录,旨在“通过对普通人的困苦进行提取、呈现,以此表达底层民众无声的苦楚,并试图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④。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对于农村的研究,人们可以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但他常用并强烈推荐的是实地调查或田野调查法。这种方法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它的特点是“研究者直接深入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⑤。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及客观实际,本研究对主要调查地点农村的研究也采用定性的实地调查方法,在资料收集上主要采取文献档案以及参与观察和访谈方法,研究闽南地区永春漆篮传统手工艺传承人保护与传统习俗延续的关联问题,尤其是当今社会的变化和重构。

三、漆篮手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手工艺”核心不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于文化的“传承”,而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关于“传承人”的概念,目前官方文件和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相关内容大多出现在“保护”条款和约定俗成的说法中。在民俗学研究中,有学者虽然强调传承人的作用,但没有具体谈到“传承”功能。苑利认为,“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⑥。这里所谈的传承人可以理解:掌握着独特的民族技术、技艺、技能,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为公众所认可,且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或群体。

那么谁是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这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定义中得到借鉴。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学者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这样我们便可以触类旁通,得知“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含义。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那些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或弘扬过程中确实发挥过重要组织、领导及协调作用的,那些热心学习传统文化但本身与传统艺人或匠人不具有正式师承关系的,乃至水平尚无法达到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标准的自然人或群体,都无法获得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光荣称号。足以看出,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有明确的人员或群体界定。

漆篮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传承路径主要是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家族传承:如郭龙江和郭龙景兄弟师承于父亲郭云朵。社会传承:在改革开放前曾通过国营工艺美术厂招收社会学徒,而进入21世纪以来,漆篮手工艺的传承逐渐向社会开放,成立了龙水传习所,公开招收社会学徒,促进漆篮技艺的传承。后来龙水村成立了永春漆篮龙水传习所,传习所位于龙水村委会内,由永春县文化体育局于2010年12月挂牌成立。该所的职能主要在于招收和培

① PIERRE B.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M]. Polity Press, 1999: 186.

② 郭于华. 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J]. 社会学研究, 2008(1): 53—67.

③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8.

④ 郭于华. 倾听无声音的声音[J]. 读书, 2008(6): 22—33.

⑤ 费孝通.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J]. 社会, 2005(1): 3—6.

⑥ 苑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 探索与争鸣, 2007(7): 66—68.

养漆篮传统手工技艺的接班人,不管是郭姓还是外姓族人,只要愿意学习和继承漆篮传统手工技艺的人员,特别是年青一代,都可以来传习所学习,并免交学费。以前漆篮拜师学艺的门槛不低,现在为了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大门逐渐向社会敞开了。以下简要介绍永春漆篮几位有代表性的手工艺人。

郭金鏢,76岁,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原本是仙夹中学教师,后退休跟随老师傅学习制作漆篮,擅长漆篮绘画。如今虽年事已高,生活并不宽裕,但仍关心漆篮产业的发展,在平时还积极参与漆篮的绘画生产工作。面对年轻人纷纷远离漆篮手工业,他十分担忧。十多年前,郭金鏢退休后决定在龙水村重建漆篮生产组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拯救漆篮”。“我就是担心这个技艺失传,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失传的话,愧对先祖啊。”随后郭金鏢逐渐发现,漆篮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这是令他感到十分困苦和不安的。

郭清柏,65岁,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擅长漆篮竹编技艺,媒体常对其宣传报道。郭清柏自幼跟随父亲郭彩和(漆篮大师)学习制作漆篮,至今从事这一工作已有五十多年。他既是漆篮手工艺人,也是普通农民,生活朴素,每天都上山砍竹子,依靠其精湛的手艺将竹子不断细分然后编起竹篮,接着给竹篮上桐油灰,最后进行漆画。除生产漆篮外,他每天都干农活,闲时还会教自己的儿媳编竹篮。郭老先生对现在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表示了无奈,知道村里的老人为此而孤独,也为这门技艺的传承感到担忧。

郭龙景(54岁)和陈爱琴(53岁)夫妇在福建省石狮市开设家庭漆篮作坊,丈夫擅长灰篮和漆画,妻子则擅长漆画和销售。他们的大哥郭龙江(61岁)和大嫂陈月钦(60岁)留守在老家做漆篮,大哥擅长灰篮,大嫂则擅长磨灰。弟弟从哥哥那里购买半成品漆篮到石狮进行再加工和销售,兄弟俩形成一种漆篮生产的合作关系。兄弟俩各有两个儿子,如今四个孩子各有自己的体面工作,不再继承祖先的漆篮手工艺,因此郭龙江和郭龙景对漆篮技艺能否继续传承心存疑惑。随着市场的转型和时代的演变,漆篮的销量难免受到影响,收入下降,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郭云腾、郭金榜,也是龙水村人,都50多岁。他们两人曾在国营漆篮厂工作,后来随着工厂的解体,他们便自己出来独立搞漆篮的生产与销售,如今分别在永春县城开设家庭作坊。他们在漆篮生产的漆

画堆雕上技艺精湛,同时也聘请一些漆篮员工来参与生产。因在竞争上敌不过漆篮公司,以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家庭作坊生产的漆篮产量逐年下滑。如今,郭金榜有时也会回到家乡的龙水漆篮公司帮忙制作生产漆篮。他们的工作也十分辛苦,靠手艺养家糊口,后代也不再从事漆篮行业,因此也为漆篮手工艺的传承忧心忡忡。

四、漆篮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永春漆篮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用于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它的较高价值,由此产生了一些同漆篮有关的民间习俗,并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漆篮的传统习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漆篮的第一大习俗是用于走亲访友。走亲访友是我国民间社会的一项传统习俗,在此过程中人们常会带上一些礼品。古时候,人们没有塑料袋或包装盒可用,在走亲访友时常用纸张或手提巾将礼品包好带上。漆篮出现以后,人们觉得用它来放东西十分方便和美观,因此就使用它来包装礼品,并将之一起送给亲友。随着时代的发展,漆篮渐渐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人们送礼盛放东西的必备品。永春的岵山镇盛产荔枝,古时为贡品,当地知府每年都会将荔枝装在漆篮里送入宫中。皇帝不但说荔枝好吃,而且称赞漆篮之美。可见,在传统社会漆篮不仅可被用来盛放礼品,也可作为礼品来赠人。而在现代社会,塑料袋和包装盒种类繁多,人们盛放礼品不再拘泥于漆篮,目前也极少有人再把东西放入漆篮去送礼。但是人们使用漆篮送礼的习俗并没有消失,漆篮用于走亲访友的功能也未改变,只不过是它的形式有了转换,更多地转向艺术品,本身就可以当作礼品,而不需要再往里面装东西。现如今人们常会购买一些新式美观的小型漆篮,在走亲访友中会带上一两个当作见面礼送人。亲友之间通过走动加深了联系和感情,而漆篮作为礼物或符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当地的一种重要习俗文化。

漆篮的第二大习俗是用于迎神祭祖。祭祀神灵和祖先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通过这种仪式,人们向神灵和祖先表达虔诚和祈求愿望。这种习俗也为民间仪式的发展带来了机会,“无论是庄严肃穆的寺庙祠堂,还是农家村舍的祖宗佛龛,民间艺人同供奉者一样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理,运用绘画、雕刻、塑作等形式为中国民众造化了一个神秘而形象的神

灵世界”^①。龙水村是个山村,房屋依山而建,人们居住较为分散,在漆篮出现以前,人们要祭祀就得将供品捧在手上或放在简易的竹篮里送到祭拜场所,供品一多,得来回跑多趟,若遇日晒雨淋,便会使食物变质。待漆篮出现以后,特别是那款多格层的大漆篮被创造出来后,以它坚固、宽大、美观的特点吸引了众多人的眼光,解决了人们盛放供品送去祭拜的难题。后来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漆篮师傅对漆篮进行了改造升级,在篮子的格层上编出了一些花窗,这样食物放里面就能透气不易变坏,而且对篮子还起到了装饰的效果。值得提出的是,那款最大的漆篮,又名大盛篮,一个格层刚好能放进5只碗,一只篮共有三层,挑一担的话就有六层,将放在里面的供品全部取出摆开,刚好可以摆满一张八仙桌。现如今每年仙乡郭姓村都会举办大型“请火”迎神、祭祖活动,族人在约定的日子里都会挑着装满祭祀品的漆篮从各自居住的地方赶到祠堂,到达后打开漆篮将物品摆放于案桌上,有的人家也会将物品放在漆篮的格层里,取出后一起摆放。平时有人家需要到寺庙烧香祭拜,也会将各色荤素供品装入漆篮。有时路途遥远,人们会将漆篮放入汽车中,到达寺庙后便可用手提或扁担挑。另外像清明节这种传统的祭祖扫墓节日,漆篮也能派上用场。相比用塑料袋或包装盒,漆篮在迎神祭祖上的功能更为突出,不仅看起来古朴传统有特色,也方便祭祀品的取放,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习俗必备品,有利于表达内心的向往和信仰,彰显了当地独特的迎神祭祖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漆篮的第三大习俗是用于寿诞。为长者举行祝寿仪式历来是我国民间社会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习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重视。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都会为长者举行庆寿仪式。在仪式中,人们会看到家里的中堂正中悬挂庆寿画,两边是一对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寿联,在供桌上摆有福禄寿三尊塑像,以及供奉给神灵的供品,两边点着红烛,桌上摆有小漆篮,内有用来祈福的物品,桌子前方的桌裙为绣制的八仙庆寿场面,寿星老人坐在桌旁,晚辈向其行叩拜之礼。仪式结束后,家里的晚辈还要到宗祠去敬奉祖先。闽南人的习俗一般是选用漆篮装满祭祀品然后挑在肩上前往宗祠,这样走在路上看起来显得隆重热烈。抵达宗祠后,晚辈便将供品摆放桌上,接着祭拜祖先。这是漆篮在民间寿

诞习俗中的使用,让仪式变得更加有意义,反映了人们既孝敬长辈也缅怀祖先,祈求祖先能够保佑后世子孙幸福安康。

漆篮的第四大习俗是用于结婚。在闽南地区,尤其是在泉州,男方娶媳妇时通常会使用一担大盛篮(多层漆篮),内装满聘礼,再加上红扁担由专人挑送至女方家,由此显示娶亲的庄重和诚意。有的家庭购买的娶亲漆篮使用二十多年后仍完好无损,可见漆篮的坚固和耐用;也有将之租借给其他有喜事的家庭使用。除娶亲外,闽南地区特别是在泉州,女方嫁女儿时通常会使用一个勾篮(可挽在手臂上的漆篮),内装有鸡蛋、花生、面线和上糖等食品,在迎亲那天让女儿带到男方家,以表对新婚夫妻的美好祝福。漆篮的篮身和篮盖刚好有弯弯的弧度,再加上漆画特别考究,因此显得格外美观。在闽南地区使用漆篮作为结婚器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习俗,尽管现代化的结婚物品种类繁多,但传统的漆篮一直是当地人结婚的必备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婚姻家庭的美好期待,彰显了独特的地域婚俗文化。

漆篮手艺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亲友肯定要走动,神灵祖先肯定要祭拜,寿诞仪式肯定要举行,人们肯定要结婚,因此漆篮肯定是要存在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漆篮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参与构建了独特的传统习俗文化,且具有较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老百姓的善良、虔诚、孝敬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当然,漆篮的传统习俗不仅流行于闽南一带,而且还传播到了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这主要源于自18世纪起闽南人下南洋,也将使用漆篮的习俗带到居住地,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使用漆篮的习惯。现如今,每当有闽南籍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回祖国,他们最后一般都会带些漆篮回居住地,一方面延续着家乡的传统习俗,另一方面表达对故乡的眷念。

五、漆篮传承人的断层与习俗的边缘化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城市谋生,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农业及其副业,由此许多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乏人的危险。永春漆篮传统手工艺也面临同样的遭遇。随着人们对漆篮传统文化认同的不断消失及传承人的逐渐减少,漆篮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一定限制,最终也使得漆篮习俗的延续受到影响。这样的现实将

^① 孙建君. 中国民间美术教程[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48.

导致漆篮手艺人的收入下降,相关人员(包括延续漆篮习俗的人)的日常生活也会感到困苦。

(一) 传统手艺传承后继乏人

相关学者指出,我国“现在已进入了传承人的衰亡高峰期”^①。从当前情况看,漆篮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出现了较明显的断层现象。漆篮所在地龙水村最近的一项漆篮从业人员统计资料(见下表)显示,目前永春漆篮的从业者有128人,其中男性69人,女性59人,他们的年龄大部分在40岁以上,而且大多处于高龄阶段,40岁以下的从业者只剩下6人。漆篮的工序主要分竹编、油灰和漆画,这6人只懂得竹编而不会油灰和漆画。30岁以下的漆篮从业者人数为零。根据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龙水村40岁以下的人员已无法共同生产制作出一个完整的漆篮。那6个人从事的工种主要是破竹和竹编,而尚未从长辈那里学会完整的油灰和漆画工序,目前只有1位女手艺人在学习简单的漆画工艺。虽有个别人表达了意愿想要学习漆篮制作,但由于缺乏较完善的传统手工艺教育体系,尤其是老一辈技艺师傅精力有限,不可能像传统社会时期那样开展帮传带,使得传承人的培育难以形成气候。由此足以看出漆篮青年从业人员的缺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问题较为突出。

永春龙水村漆篮从业者年龄段分布表 单位:人

	30岁 以下	30岁至 39岁	40岁至 49岁	50岁至 59岁	60岁至 69岁	70岁至 79岁	80岁 以上
竹编	0	6	14	29	17	10	5
油灰 漆画	0	0	9	20	10	7	1
合计	0	6	23	49	27	17	6

传统手艺传承后继乏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传统手工艺的角色失败。角色失败是角色扮演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极为严重的失调现象。它是指“由于多种原因使角色扮演者无法进行成功的表演,最后不得不半途终止表演,或者虽然还没有退出角色,但已经困难重重,每前进一步都将遇到更多的矛盾”^②。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包括永春漆篮传统手工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正处于或者即将处

于角色失败的境地,迫切需要进行角色的恢复或重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漆篮目前在东南亚和闽南的需求仍十分旺盛,但是愿意从事漆篮行业的人员却不断减少,用漆篮手艺人郭金鏢的话说,“做漆篮赚不到钱,一个人一天只能赚50块钱左右,年轻人都不爱干”。有市场但却赚不到钱,这让很多龙水村人感到困惑。漆篮手艺人郭龙江无奈地说:“这几年村里做漆篮的人是逐年减少,而真正能沉下心做漆篮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年轻人,都往城里流动,给漆篮的后备人才造成很大损失,而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郭金鏢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年轻人对这种需要慢生活才能做的烦琐技艺,根本没有耐心坐下来钻研。”如今地方政府也认识到该项技艺可能会失传,因此最近几年泉州市政府财政拨付了十万元用于漆篮技艺人才的培养,随后也有几名年轻人过来学艺。但郭金鏢提到,“能过来学艺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而且坦白地说,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二) 出现家乡传统文化认同危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打工,逐渐放弃传统的农业及其副业,由此也开始淡化家乡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许多人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甚至会将自身贫困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进而想方设法要抛弃它。以永春漆篮传统手工艺为例,在原产地龙水村,当地有许多年轻人进城务工或求学,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不再愿意延续传统的手工艺副业和习俗,使用本土传统手工艺产品,向人们宣传介绍自己的家乡文化,对本土的文化记忆慢慢丧失。类似的问题在全国比较普遍,如此下去,将致使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面临中断、被遗忘甚至消失的威胁。传统文化认同出现严重的危机,进而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郭金鏢看来,目前漆篮传统手工业普遍较低的报酬导致缺乏吸引力,村里的年轻人如若外出打工,月薪少则三千,多则八千元,“况且在老家做漆篮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人都喜欢到外面闯荡,谁还愿意留在没有前途的村里面呢?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就淡忘了家乡的文化。”看来,年轻人出现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与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关联,且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也有着

① 向云驹.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07.

②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62.

密切的联系。

(三) 传统手工艺习俗文化空间边缘化

漆篮传统手工艺习俗主要集中在走亲访友、迎神祭祖、寿诞、结婚等活动中,在那里举行场面隆重的公共仪式,所有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和表演者。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传统手工艺习俗的传统力量得到极大的发挥。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已被各种电子产品、电视、网络等替代,电脑、KTV、手机、麻将等娱乐方式逐渐打消了人们参与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习俗活动的积极性。加上各种机器制造品的出现,使人们逐渐用之取代了传统手工艺品。在现代主流强势和时尚文化面前,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条件下的民间习俗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正在不断地遭受挤压和被边缘化,致使当地民众失去了参与激情和活动场域,包括与漆篮手工艺相关的传统习俗传承人也难以开展活动,主要还是在于这种文化空间逐渐消失。加上传承人的断层,漆篮生产的数量逐渐减少,最终漆篮的传统习俗也会消失。

作者2015年曾对永春仙夹中学276名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该校所在地是永春漆篮原产地的所在镇。调查结果显示,家里有一个或者多个漆篮的有270人;对漆篮技艺和习俗有一定了解的有113人;家里从事漆篮制作的有24人;体验过漆篮制作的有5人;有从事漆篮制作职业倾向的有0人。由此可见,漆篮在当地学生家庭中的普及率非常高,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漆篮,但很多青少年并没有接触漆篮制作的机会,很难有意愿将来去从事漆篮手工艺行业。这对于漆篮手工艺的传承与漆篮习俗的延续十分不利。

六、以传承人的保护延续漆篮传统习俗

传承人并不是被动地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与这些环境发生作用。因此,要延续传统习俗,需要我们从个人和其所处的环境系统切入,恢复传承人的角色,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当下,各地普遍以传统手工艺教育来推动传承人保护和促进传统习俗的延续,这是传统与现代相遇而建构出来的新的文化活动。传统手工技艺的命运,取决于其相关教育,并得看传承人能否顺利实现职业化,进而推动传统手工艺及其习俗保护的有效开展,促进传统手工艺教育与传承人保护的良好互动。同时,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保护绝不是靠单一的教育,

而是多元的,在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网络形成的基础上,为解决像永春漆篮一样普遍存在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断层问题,以更好地延续漆篮传统习俗,消解相关人员的困苦,建议当地应建立有效的机制。

(一) 培养机制

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在原生地开展帮传带活动,以加强传承人的培养。通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建立传习场所,如龙水村建立了漆篮技艺传习所,让更多的人 and 群体能够参与体验手工艺劳动,最大限度地吸引年轻人的参与,使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永远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在传承体系中建立比较稳定的群体,从而实现下一代都毫无例外地会从上一代那里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活态的传统手工技艺。

当前,年青一代无视本地传统文化、淡化文化记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且正规的学校教育往往忽视了对民间本土文化的传授,导致许多受过学校教育的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缺乏认知,对民族文化鲜有认同感。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将会使我们的民族丧失文化自觉性。传统手工技艺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与传承实质上是“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的展示过程。我们应当让传统手工艺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使传统手工技艺进入地方学校课程中,邀请代表性传承人到课堂上讲授和展演,加深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认识,激发学生从事手工艺劳动的兴趣,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觉,愿意承担责任去传承民间传统手工艺。

对青年人的培养可以先从培养传习人入手。所谓传习人是指经过传承人的传授,习得、接受和掌握某项遗产的技术和技能,并有望成为新的传承人的人。今天培养传习人,就是为明天塑造传承人做准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①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以老带新培养机制,实行开放式签约带徒制度,而不局限于宗族内传承,使传承人得到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发挥出实际的效益,让他们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去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传习人,让老一辈传承人通过言传身教将自己精湛的技艺传给下一

①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114—123.

代,并使年青一代在传承老一辈的精华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再传承、再创造和再生产。如此循环反复,代代相传,我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习俗文化才能得以传承和延续发展,才会有生机勃勃的景象。建议开设传统手工艺的通识教育,设置技艺和习俗有关课程,并带队到现场体验和操作。

(二) 创新机制

尽管有专家提出要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有形外观及其相应的结构性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整个文化生态回到从前,这不现实也没必要。对传统手工技艺的科学保护,就要从保护其文化生态入手。在传承人的生活空间已经改变且不可能复原的前提下,我们应帮助他们探寻并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如可以开发和利用传统手工技艺的各种资源来发展文化产业,将传统手工技艺的创新与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这或许是活态接地气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捷径,当下龙水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如果仅有传承没有创新,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手工文化,那么传统手工技艺最终将难以存活在现代社会中,只会归存于博物馆的摆设。创新是一种有效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保护方式。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活态性,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其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保证了它的生命力。在传统手工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应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赋予传统工艺新的内涵,增加新的元素,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更能融入新的群体生活中。通过创新使传统工艺品获得更多的市场价值,从而提高传承人的工作积极性,推进传承人和习俗的保护。“如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生命力,是当前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①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不仅要建立博物馆、文化保护区、保护名录和认定传承人等,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手工艺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保护。这样传承人和习俗不需要我们再去保护,而只需给予他们宽松的政策和环境,他们的生命力就会不断地增强。例如,可以简化工艺搞创新,从漆篮技艺本身寻求突破,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和人力

成本。剖竹篾这个程序往往耗费过多时间,因此应简化剖竹篾的技术,提高效率,并将之全面推广。另外可探索机械、模板化制作,像磨砂这道工序,完全可以实现机器操作。

(三) 激励机制

如今政策上有规定获得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每年可领5000元补贴,但整个龙水村能获得此项殊荣的手艺人并不多,他们大多是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活和手艺活,普遍不高,而相对于外出打工者的收入来说显得更低。因此,为了保护传统手工艺人的传授教育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当对所有的传承人加以重视,加大资金投入,将他们列入中长期的保护规划中,建立好传承人的名录体系,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使他们能安于传承这项手工艺活,并吸引年青一代积极参与传承。

如今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正在被边缘化,因此要想让手艺人提高传承的积极性,那么就得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存在的价值。我们要为手艺人搭建良好的展演平台,如参加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大型公益文化活动展演等,邀请传承人参与演示、讨论和交流,并可举行隆重的命名和授予称号等仪式,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通过构建这样的平台,可以彰显传承人的人文价值,增强他们传承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愿意开展传习活动,从而唤起民众对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紧迫性的认识,让他们更加关爱传承人。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身份角色得以确定并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得到提升后,全民的“传承”与“保护”意识才有存在的基础,传统手工技艺的习俗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在保证传承人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使他们通过承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任的时候,还能从相关的文化产业获得必要收益,在目前状况下不失为一剂良方”^②。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传统手工艺保护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撑。只有传承人与多方力量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方能形成有效的保护机制,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提供可靠保障。传统手工艺保护的多方力量应当包括各级政府、民间组织、学校和个人,他们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是传统手工艺保护的决策者、组织者和统筹者,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学

① 方李莉. 遗产: 实践与经验[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230.

② 马翀炜, 代世莹. 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常生活事象的脱域、入域与发展[J]. 思想战线, 2012(5): 88—92.

界、媒体、民间团体以及精英人士组成的社会群体也是推进传统手工艺保护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责任不是传承,而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舆论优势以及资金优势,在学术、法律以及资金等各个层面,对本辖区内的文化遗产传承,给予积极扶持、热情鼓励和真心推动。”^①传承人与多方力量一起,共同努力,有利于形成强大和稳固的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和习俗共同保护的多元机制,推动传承事业的延续。

(四) 保障机制

完善立法,增加保护条款,保障传承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知识产权和不愿为人知的秘密技术和技巧,并可公开发表作品,通过表演、录像等形式享有专利权,亦可通过注册商标的形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建立好各项配套保障措施,如场地、设备、材料等,方便老手艺人开展帮传带,推行传统手工艺教育,传授技能给年青一代。做好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从事传统手工艺工作,并做好传统手工艺习俗教育和传承事业。

同时,在相关院校里我们要建立好师资队伍体系,做好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为传统手工艺教育提供有力保障。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研究民间传统手工艺美术,加强民间美术的理论修养,而且要亲自实践,掌握好相关技艺,在课堂中融进传统手工艺的文化习俗内涵,身教重于言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他们牢固树立传承民间手工艺的意识,形成正确的审美观,提高手工制作能力和创意能力。

七、结语

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内容,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传承人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灵魂,是对活态文化的敬意和尊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以活态的方式存在,就在于它与人的生活习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传统手工技艺而言,同样它的活态性来自人的活动,可以说传承人的活动是其灵魂所在。加强传承人的保护,就等于保护了传统手工技艺的灵魂,延续了与之相关的传统习俗,这是其他保护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为了避免传承人因过世而将技艺的“秘密”带走,我们必须及时记录传承人的活动,留住他们的身影,尽快开展传统手工艺教育,让他们将技艺知识传给下一代。

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不仅是传承者,而且还是传统手工技艺的创造者、改进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对于传统手工艺的活态存在来说,传承与创新是经常要做的事情,也正因为有这种创造或创新、改进,传统手工技艺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通过技艺而获得生存,传承技艺和开展相关教育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具有传播习俗文化的功能。传统手工艺活动或产品,总是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或地方文化特色,它们的传播,也就意味着这种习俗文化或特色文化的传播。这从全国的许多传统手工艺品都能看得出来,在传承人产品的传播过程中,其文化内涵或特色也得到了传播。要保护好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和相关习俗,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利用多元的力量,合力构建传承人和习俗保护的强大网络。

[责任编辑 常志刚]

^① 苑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 探索与争鸣, 2007(7): 66—68.